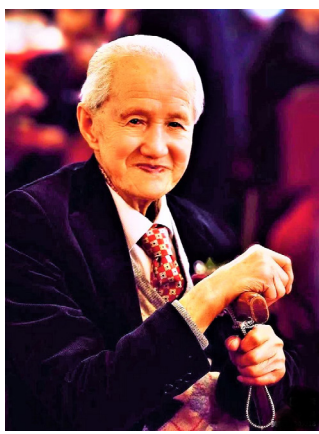


澳華新文苑

第1114期



■黃鍾輝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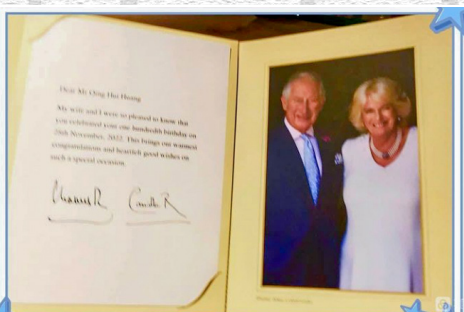
澳洲聯邦總督戴維·赫爾利伉儷給黃老的親筆簽名生日賀卡。

臨江仙

張青

小記：癸卯南半球冬月，十國會悉尼華埠八樂居茗聚，席間傳觀黃佩佩女士攜來之查爾斯三世國王、澳洲總督和總理等政要分別致該會元老百歲耆英黃老慶輝先生的生日賀詞，華社之光，真箇羨煞眾人矣。

八樂居中間英語，十國會友重逢，名茶美點香濃，梨城留雅興，書畫與誰同。堪羨席中傳賀語，褒揚百歲黃翁，吾王御筆自尊榮。朋儕欣共賞，皓日暖元冬。



■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給黃老的親筆簽名生日賀卡。



■澳洲聯邦總理阿爾巴尼斯給黃老的親筆簽名生日賀卡。

腳印

陳大維
把我們的悲歡
踩成腳印
踩在這片大地
讓這人遠遠地凝視
把我們的血淚
擲出塵埃
滾潤腳印的周邊
讓野草慢慢地生長
在不遠的未來
也許有陽光
從野草的頭上
飄出小花

在綠草如茵的原野
有清涼的故事在夜裡
月亮困了
慢慢睡去
風吹過大地
湮沒歷史
只留下鳥鳴
在遠處

儲雷詩二首

紙鴿
你不必睜開眼睛
看著這方一隻斷線的紙鴿
緩緩墜落
你不必閉上眼睛
眼前就是一幕驚心動魄
的愛情仇仇

心火慢慢煎熬成地火
噴湧的岩漿
是一首永不消逝的壯歌
漫江的斑斕
瀟灑著你我一生的歲月
有些情感無法掙脫
有些擁抱即是訣別
有些思念
只能在夢中
有些跋涉
卻是為了回歸

渺渺看到的是
搖搖擺擺的世界
初春之夜
半寒半暖
微光中樹影在搖曳
暗黑裡雛鳥卻在起飛
逃離了噩夢的追拍
卻驚醒了靈魂的拷問
夜空的星辰何其寂寞
有一隻眼睛一直注視著
人世間周而復始的不幸
孤霧中我窺見了
千百轉轉暗昧的飛沫
密雨綿綿的土地劃過了一
道道生命的亮光
雨後沉澱的泥土
又冒出千千萬萬星般的新芽
(2022-11-18修改)

前些日子，我偶然在網上讀到一首寫床的英文詩，全球竟有幾百萬人點贊，好奇之下仔細讀完，不由得我放聲讚嘆。床，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伴侶，沒人敢說離棄床，那是人困了累了撐不住了的時候，必得去躺平的地方。這首詩能大獲點贊，因為它確實引起了無數人的共情共鳴，人人皆有床上經驗嘛。凡人從出生那一刻就落在床上，活著的每個日子，除了工作學習，天一黑就要倒在床上，也許天不黑也會在床上做白日夢，成長的快樂和煩惱皆有床的見證。

床的詩意暢想

海曙紅

人這一生，有許多時間需要床來擺平。結婚了在床上，分開了在床上，生病了在床上，到臨了，死了還要賴在靈床上。人有悲歡離合，難逃被窩成一統，哭哭笑笑的動靜只有床最清楚。人在床上度過的時光和日子，跟誰都無法細說，似乎只有床，才是人此生惟一的知己，洞悉被窩裡那人的全部心思和秘密。人生苦短，就這短短的人生，還有三分之一的時光要在床上度過，足見床這個東西非同小可、可之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詩人寫出這首詩的詩，也是偶然被人問到，生活中最感親切的地方是哪裡？詩人馬上想到的就是床，因為床和人的關係最為親近且時間最長，生命中的喜怒哀樂愁都會被床默默記住。床善解人意、胸襟開闊；床給人以溫暖，隨時準備緊緊擁抱主人；似乎可以說，床不能言最可人。同樣是床，普通人與詩人的感覺卻很不一樣，前者對床習以為常甚至麻木，後者對床充滿想像甚至魔幻。

古今中外，同樣是詩人寫床的詩，古典派與現代派也是大相徑庭。日常現實生活中的床也許普通，因為說到底就是一張看得見摸得著的床，但到了古代詩人那裡，床就變得朦朧起來非同一般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童年時背誦唐詩，最上口的就數李白的這首詩，閉口就是床，讓人一下子就進入詩裡，好像自己就坐在床邊似的。朗朗上口的詩，背誦起來搖頭晃腦，好像大詩人的詩也不難懂嘛。哪曾想，床前的那縷月光遙不可及，不知要過多少年才搞得懂那月光的真意。

記得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們去惠山公園玩，古寺旁的一老松有一張巨大的石床，其實就是一塊天然光滑平整的巨石，父親常抱我們兄弟輪流上去躺一躺。長大後，我讀到唐代詩人皮日休的《惠山聽松庵》，“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方才明白那張石床在詩人眼裡絕非尋常。一塊巨石能修煉成一張床就很神奇了，加之風中飛舞的松子陣陣撲來，撲在石頭上，那石床才會讓詩人魂牽夢縈。只可惜我長大成人要雲游四海重回故鄉，再要親視石床時，它的四周已豎起了木柵欄，隔斷了所有

人的觸摸，也擋住了風中松子的飄落。詩人曾吟詠過的石床如今變得寂寞冷寞，不近人情的又是誰呢。

成長之中唐詩宋詞讀多了，也讀到了有關床的詩詞，知道古代文人墨客有的矜持內斂，有的狂放不羈。蘇軾寫：“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李白寫：“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胡床白玉床，在詩人的筆下彷彿不是用來睡覺的，而是用來倚的。倚是一種斜靠、一種依靠，靠的不是床，而是意識中的某種感覺，那種感覺或許會給人以莫名奇妙的力量。白居易詩云：“滿床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自出家來長自在，緣身一衲一繩床。”一首四行詩裡出現三次床的字眼，床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啊。其實，人不管走到哪裡，只要有覺悟，一張床就能放下疲勞和苦惱。

含蓄的中國人也許會談性色變，但不會談床色變，而且談起床來還特別浪漫。李白的《長相思》寫道：“美人自是倚深閨，美人去後花餘處，床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李白用一張空床來描寫相思之情，睹物思人，空床也讓人不忍觸摸，但無法遏止思緒如花香般撲來。李白對著空床想到了許多，物是人非，人去也，床猶在，空床承載著花香，心裡承載的是什麼呢，是曾經的美好呢，還是永遠的失落呢？我想，看客們肯定眾說紛紜各有說詞。

床雖普通，再普通，有時到了詩人那裡也會變樣，床並非具像中的床，而是抽象成了一個容身之處、一個歸宿。前些年我因寫毛筆字讀到宋代黃庭堅的詩《松風閣》，讀罷就有這種感覺。當年，黃庭堅因執著於自己對蘇軾的仰慕之情而仕途受挫，身為一個被貶之人，幸有不棄之三五好友，與他同游鄂城樊山，“嘉三子甚好賢，力貧買酒醉此筵”。酒酣之餘，大家一起在松林間的亭閣中過夜，有人給他一塊僧氈臥於閣中，黃庭堅臥聽夜雨瀟瀟、松濤陣陣而成詩韻，“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得臥僧氈”。多虧那塊僧氈在寒冷的雨夜擁他入懷，後人才得以賞識他澎湃的詩情和酣暢的書跡。

人這一生如在旅途，一路走過，車上船上飛機上，累了困了打盹的地方就是床。到了目的地入住歇腳，睡過酒店的大床，也睡過民宿的小床，甚至河畔樹下草地上容人休憩的地方，皆可稱之為床。游山玩水之中，人都有過過山望著山高的時候，也有過聽潺潺溪流流淌、看水往低處流的時候，是什麼讓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河床是一個巨大的容器嗎？河床是讓水奔流不息或彙聚窪處的地方嗎？床的暢想無邊無際，真有點像脫韁的野馬，快要收不住了。(2022.11.悉尼)



■《依依的思念》國畫 65cmx65cm陳秀英



■《2020沒有聽眾的演奏》76cmx61xcm張仲衡



■《春回》國畫69cmx69cm任莉華

要有光，光是好的——疫情歲月隨筆

沈志敏

一，世界真無奈

新冠病毒從潘多拉盒子中躍出，魔影漸漸清晰，魔體由小變大，成了一個超大型的魔鬼在地球上東奔西走，橫行霸道至今已近兩年時光。

回首展望一下，猶如俯視大地上的一場漸漸而起的風暴，“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當初病毒端生之時，猶如暗夜裡星星點點的野火。誰曾想到火苗會隨著風暴席卷到全球每一個角落，誰又曾想到這場曠世之災會持續如此久長，誰也不曾想到病魔之臉猶如電腦升級換代變化多端，使人抓狂。

這個“誰”又指代誰呢？從總統總理元首黨和國家領導人政府各級官員，到科學研究者病毒學家醫生等學而有專攻的人士，直至大眾百姓，公民國民平民黎民皇民草民平民庶民庶民刁民，販夫走卒之流，韭菜野草黃花菜之類。另類的有猜天測地的星象學家熟知陰陽五行的算命先生，添加上敲邊鼓的陰謀論者等，大概可以說是囊括全地球的人。

那麼在這次大災難中，人們表現如何？當今世界的各類資訊漫天遍地，真相和謊言交織成模糊不清的構圖，善良訴求和險惡用心難以分辨，野生動物宿主論、病毒製造論、實驗室洩漏論，外加甩鍋論陰謀論等等，信息流動就像空中飄來飄去的紙條，隨便伸手就能抓住一條。一般來說，大人物們根據以往的經驗和專業人員提供的報告來制定對策，但也擺脫不了狹隘的政治需要和自以為是的任性；芸芸眾生同樣根據自己的生活常識和以往的經驗來看待這場病魔遊戲，然後加上自己的想像嗜好和偏見，擔驚受怕，困惑焦慮之餘，跟著鸚鵡學舌，振振有詞，心態猶如從這條街上奔走起哄到那條街上。

二，測不准原理
大瘟疫自古有之，頗具代表性的是天花鼠疫霍亂和西班牙流感。天花病毒據說古埃及就有，肆虐人類社會至少3000餘年，共造成約3億人死亡。歐洲中世紀的鼠疫毀滅滅村，駭人聽聞，又被稱為黑死病。而起源於印度的霍亂，計有7次全球大流行的記錄，死亡人口過億。二十世紀初的西班牙流感異軍突起，同樣奪人性命億萬。本世紀初，瘟疫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品種，

中國簡稱“非典”，世稱“SARS”，據證為從蝙蝠傳到人類身上，從中國南方流行南北，也傳染於港東南亞和歐美等地。但在半年間，就被完全遏制住了，全球患者不超萬人，死亡人數不足千例，算是可防可控。

十七年後，無釐頭的新冠肺炎卻在一年多時間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已在全球範圍內造成數億患者，數百萬人死亡。借用一句電影台詞，真可謂“大地在顛抖，仿佛空氣在燃燒”。

人們對於事物的瞭解源於自己的經驗，通過以往經驗總結出所謂科學知識和原理等等，形成可操縱的知識體系。考察人類歷史的一次次大瘟疫，可以看到科學進步對於瘟疫的抵抗力在逐漸增長，對病魔的治理也越來越有成效。

但遺憾的是，人們仍然一步一顛地跟隨在瘟疫先生的後面，經常眼迷心惑，這和千百年前也沒有什麼兩樣。更為糟心的是，至今人們無法理解這位三頭六臂的病魔還會變臉多少次，還能對世界造成多少破壞？人們仍然看不到這場瘟疫的盡頭。從上到下，你猜，我猜，大家猜。

1927年，一位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提出“測不准原理”，該原理表明：一個微觀粒子的某些物理量，不可能同時具有確定的數值，其中一個量越確定，另一個量的不確定程度就越大。“不確定關係”，是量子力學的一個基本原理。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物理學的這個說法借用到病理學中來呢，大瘟疫的來臨和發展也是“測不准”的？

更有一種說法，隨著地球氣溫轉暖，北極冰塊下的許多原始病毒都將冒頭，就像無數小魔鬼喜氣洋洋地騰飛而起，瀉游東南西北，世界變得更加“不可測”。

三，上帝說：要有光

《聖經》是古代高典編寫，至今有人對這部經典佩服得五體投地。那麼用“乾坤相連而萬物生成”的程式，是否能測出“新冠病毒”的生成和去向？顯然不靠譜。

又說當今印度有一位少年，神人慧眼，能預見當代大事和災禍的發生。但其言隨晦含糊，既說不清大事由來，更講不出解決災禍方法，由“測不准”到“吃不准”。

現代醫學對各種病毒雖然有了深入研究，但對病毒的產生和運行，各家眾說紛紛；抗疫方法仍然執迷於傳統的經驗知識，不外乎隔離藥物和疫苗等老套路。但對病毒背後的巨大謎團，迷團難解。

這些謎團真的是誰也不知道嗎？

回答是“不！”如果你把“上帝”和“老天爺”算上，天知曉。如果你是一個無神論者，可以理解為宇宙中事物生成的原因和發生的規律等等，由此感受到宇宙中是否有操縱事物變化的那股莫名其妙的力量？

無常的原因和規律似乎是自然界無中生有的謎團，在謎團後面又深藏著上帝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麼有沒有人窺探到這些秘密呢？

人類學上也許能找出屈指可數的幾位。當樹上的蘋果落在牛頓的腦袋上，他的慧眼睜見了一道“萬有引力”的閃光；愛因斯坦的腦瓜在數字計算中看透了上帝的一道更為複雜的“相對論”，兩道高深的物理學謎題無關吃嗎，當時看來也沒啥實際作用，但後來對人類歷史的巨大影響就不用贅述了；達爾文先生在跑遍地球南北後，瞧見了“物種進化”的圖案，這大概是上帝拋在地球上的一個較淺顯的

謎題，但也不失為無數生命活動背後藏著一個生物學基本原理。

那麼讓我們聯想一下，在人類病理學的後面，在人類健康和地球生態平衡之間，“上帝之手”究竟掌握著多少個秘密？如果把這一切想像成上帝和人類一場捉迷藏的遊戲，科學之神發起新的挑戰，當代能否誕生一個與牛頓和愛因斯坦相媲美的智者，找出一個深刻堅實的有關生命體的基礎理論，根據這些基礎理論發展出來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技術，也許就能引領人類和魔鬼賽跑，跑到那些瘟疫和病毒的前面。

墨爾本疫情清零的片段時光，人們紛紛外出，我也跟隨一個小團體去了南澳羅布海港，那裡曾經是先輩華人行走淘金路的起點。傍晚站在高高的山崖上，眼前的大海驚濤拍岸，潮聲隆隆，天色黯澹。突然間，前方灰暗的雲層被打開了，陽光噴射而出，照亮了大海，照亮了礁石，也照亮了山坡上的一座老監獄的斷牆殘垣。

在那一瞬間，我仿佛聽到了上帝的聲音：“要有光，光是好的！”我不由想到了，上帝的秘密是否隱藏在偉大的光明之中？而不該藏在老監獄黑暗的廢墟內。

而相約不遇的惆悵，在《相約在環形碼頭》中為最濃厚了。作者少時非常感激和崇敬的老師要來澳洲，她以為相約就能相見，把要說的一切留給了相約環形碼頭。可是，誰能想到？驀然間相約就成了泡影。這悔莫及的，有一次徘徊在環形碼頭，忽然看到老師了，驚喜地舉起手，當叫出聲時，才一下子從散發著彩虹泡沫的幻覺中驚醒。在藍波蕩漾的天鵝絨般輕柔、夢幻般美麗的悉尼環形碼頭，她真希望自己是守在那裡的一隻透明的水母或白色的海龜！她說當年很多校園裡的記憶都已模糊，唯有一次與老師相遇，當時那街上的一抹朝陽，把最細微的記憶都一一照亮。那種解不開的惆悵，那種欲語還休的思緒，令人動容，感同身受，久久不能息懷。

鑒於我們這次“相約澳洲”徵文大獎賽的宗旨，寫相約不果的徵文不多。但相約不果也是人生啊。相約不果的惆悵與悲傷也反襯著相約成功的喜悅與感激。我們徵文大獎賽的全部作者，作為澳洲的定居者，作為澳洲的新公

疏密野芳艷 色舞筆墨趣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第五屆藝術展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將於7月29日至8月7日在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舉辦第五屆藝術展。繪畫、書法、攝影、工藝美術以及音樂、文學等藝術形式造就了人類文明，而華夏文明的標誌之一便是書法與國畫，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傳承；還有各類工藝美術是品味、智慧、滋養、靈魂的體現。

2023年7月29日，我院將欣喜地迎來了這次精彩的藝術展，此次研究院藝術展，是我院藝術家們疫情後又一次的藝術展示，是檢閱我們疫情以來每個人的藝術成果與交流的機會。

開幕式邀請的嘉賓有：威路比市長 Tanya Taylor、新洲美術館中國部主任曹音女士、澳華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先生、中華文化中心主席廖家烈先生、Shelly畫廊館長Shelly女士、我院名譽院長丘雲庵先生；我新一屆黃少石院長將陪同開幕嘉賓剪彩。

此次展覽將使我們看到美的真諦，理解和感悟。是心靈的力量，自由的思緒，筆墨的積澱，色塊的起伏。我們希望通過此展，讓更多人瞭解藝術的魅力。藝術在乎的是人的生存狀態的真實感悟，有意義的直覺離開真誠，誠是藝術與哲學對本體思考的工具，真誠所致謂之美矣。生活可以沒有鮮衣怒馬的熱烈，卻應該有一份驚濤不變的沉著，泉水流經處，永遠見蔥蘢。

歡迎大家光臨參觀指導！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執行院長黃瑋瑋道。)

彩虹？不經磨礪怎能取得成就？在他們獲取成功的不懈努力中，他們對這片土地、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萌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愛，也建立了越來越深刻的瞭解。

許多作者讓我們感悟到“感恩”的深層意義：作一個堂堂正正的華裔澳洲人，以主人的態度，從思想深處把澳洲確立為自己以及子孫後代的國家，積極參與建設自己的家園。正所謂，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安身立命的家鄉。引用宋朝著名詩人蘇軾的詩句，就是：“此心安處是吾鄉。”因此，這也讓我們思考“融入”問題。所謂“融入”，最主要的就是認同並踐行澳大利亞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澳大利亞核心價值民主、自由、博愛，分別體現在國家、社會與公民三個層面上，也是全人類應該共同抱持的普世價值觀。當下的世界，出現許多新問題、大問題。這是一個嚴峻的時代。作為一個華裔澳洲人，不能不思考一些過去可能以為無關緊要但如今特別在今後切實關係到自己如何在澳洲安身立命的問題。

我們相約澳洲。相約，是一個多麼美好溫馨的詞彙，在這部書裡，我們更感受到“相約”的特別意義，因為——我們是相約澳洲！感謝澳大利亞，一個堅守普世價值的國家，我們在這裡安居樂業，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永久繁衍生息在這塊和平、歡樂、美好的土地上。
莎士比亞戲劇《理查二世》(Richard II)裡有一句名句：“天堂之眼眷顧的所有地方，對於智者都是避風港和幸福地。”(“All places that the eye of Heaven visits / Are to a wise man ports and happy havens.”)的確，澳大利亞就是“天堂之眼眷顧的地方”，而我們都是“智者”，選擇了這個地方，這部文集以及所有參與“相約澳洲”徵文大獎賽的作者和他們的作品都是明證。
(2023年1月1日於悉尼)

我們都是智者，相約天堂之眼眷顧的地方

——序《相約澳洲》優秀作品集

何與懷

民，本身都是“相約澳洲”的成功者！都因成功相約澳洲而心懷感激之情，感激澳洲，感激澳洲人民。

《相約悉尼》Manly海灘的作者在今年十月又來到了悉尼著名的海灘Manly，來到二十多年前她作為一個留學生開始澳洲生活的地方。Manly是她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那年她二十七，那海，那樹，那大坡都是那麼熟悉，那麼記憶猶新。她不由得出聲：感謝你Manly，你讓我重新返故裡！

《我的房東老人》的作者是懷著非常深厚的感恩之情撰寫此文的。文中所寫的海柔德，可謂澳洲民眾一個美好的縮影。作者說，當年住在他家的留學生們把他老人叫做父親，因為他像慈父般溫暖。誰說他無兒無女，他有著世界上最多的子女！2002年海柔德被評為OAM，在墨爾本的表彰大會上，老人笑得多麼甜，他一百多個子女也喜上眉梢，舉杯祝賀！海柔德當年如一日，堅持不懈，主動大方慷慨地幫助留學生，現在老人已經去世十年了，這次徵文讓作者自然想起寫他的故事。老人的高尚情操讓作者長久銘記於心，並以其作為自己的榜樣——她現在也成為一位助人為樂的房東，熱心各種社會公益活動。

談到相約澳洲，談到留學生，談到感恩，人們不能不想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四十中國留澳學生的居留歲月和他們後來在澳洲的艱辛拼搏。那真是一場驚濤拍岸的相約澳洲！本書大部分作者都曾經是從中國來的留澳學生。悠悠三十年！他們在澳大利亞這個新的家園，度過了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時期。期間有酸澀苦辣，但是，不經風雨怎能見